

Братья Карамáзовы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拉马佐夫兄弟

下

Братья Карамáзовы

北京燕山出版社

Братья Карамáзовы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拉马佐夫兄弟_下

何茂正 冯华英 /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卡拉马佐夫兄弟 /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何茂正等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1

ISBN 7-5402-1514-3

I. 卡… II. ①陀… ②何…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859 号

责任编辑:陈 果 杨燕君

卡拉马佐夫兄弟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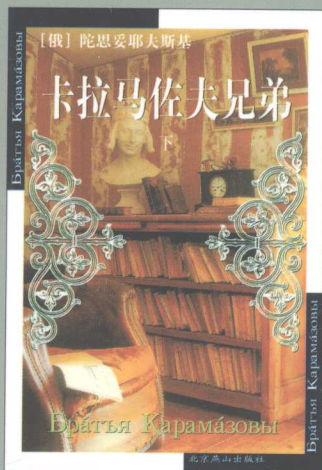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mm 大 32 开本 29.5 印张 82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世界文学文库



平面设计/康笑宇工作室

世界文学文库 (全译本)

简·爱	13.50元	鲁滨逊漂流记	10.00元
羊脂球	13.50元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3.50元
茶花女	8.00元	福尔摩斯探案集	15.00元
娜娜	13.00元	傲慢与偏见	10.50元
雾都孤儿	13.00元	三个火枪手	19.50元
红与黑	13.50元	安娜·卡列尼娜(上下)	28.00元
嘉莉妹妹	13.00元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18.50元
双城记	12.00元	巴黎圣母院	14.50元
漂亮朋友	12.50元	基督山伯爵(上下)	38.00元
伊利亚特	22.00元	悲惨世界(上下)	38.00元
奥德赛	18.00元	一千零一夜	18.50元
海的女儿	16.00元	尼尔斯骑鹅历险记	19.50元
一生	12.00元	包法利夫人	11.00元
热爱生命	15.00元	麦琪的礼物	13.00元
呼啸山庄	12.00元	莎士比亚喜剧集	15.00元
猎人笔记	12.00元	莎士比亚悲剧集	16.00元
白鲸	17.50元	泰戈尔散文诗全集	16.00元
百万英镑	12.00元	纪伯伦散文诗全集	18.00元
忏悔录	17.50元	审判 城堡	16.00元
伊索寓言	12.00元	克莱芙王妃	12.00元
飘(上下)	29.50元	少年维特之烦恼	12.00元
卡门	13.00元	象棋的故事	15.00元
套中人	13.00元	海底两万里	15.00元
魔沼	13.00元	约翰·克利斯朵夫(上下)	38.00元
神秘岛	18.00元	战争与和平(上下)	38.00元
变形记	15.00元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	18.00元
浮士德	19.50元	一个世纪儿的忏悔	12.00元
白雪公主	16.00元	背德者 窄门	13.50元
母亲	13.00元	圣经的故事	12.00元
罗亭	12.00元	金银岛 化身博士	11.00元
贵族之家	12.00元	怪异故事集	13.50元
黑桃皇后	14.50元	培根随笔集	10.00元
苔丝	13.50元	马丁·伊登	14.00元
红字	12.50元	大卫·考波菲尔(上下)	32.00元
小妇人	16.00元	唐吉珂德(上下)	28.50元
复活	15.00元	汤姆·索亚历险记	9.00元
最后一课	15.00元	特莱庇姑娘	13.50元
人间食粮	15.00元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10.00元
爱玛	13.50元	了不起的盖茨比 夜色温柔	16.00元
海上劳工	13.50元	欧叶妮·葛朗台 高老头	12.50元
名人传	15.00元	汤姆叔叔的小屋	13.50元
十日谈	19.50元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8.50元
吉莉芭拉	15.00元	理智与情感	12.00元
名利场	22.00元	古希腊神话与传说	22.00元
九三年	13.00元	普希金诗选	15.00元
笑面人	18.50元	格里佛游记	12.00元
平家物语	16.00元	个人的体验	16.50元
雪国	15.00元	丰饶之海(上下)	38.00元
睡美人	15.00元	草叶集(上下)	32.00元
罪与罚	16.00元	苦难的历程(上下)	35.00元
瓦朗蒂娜	12.00元	王子与贫儿	8.50元
幽谷百合	12.00元	豪夫童话全集	12.00元
萌芽	14.50元	卡拉马佐夫兄弟(上下)	32.00元
铁蹄	9.50元	绞刑下的报告	6.00元
儿子与情人	15.00元	道林·格雷的画像	9.50元
一个女人	13.00元	匹克威克外传(上下)	28.00元
虹	16.00元	卡斯特桥市长	12.00元
珍妮姑娘	12.00元	八十天环游地球	9.50元
白衣女人	18.50元	叶甫盖尼·奥涅金	14.50元
爱的教育	12.00元	美国的悲剧(上下)	28.50元

邮购地址：北京市苏州街邮局077信箱 王晓娟

邮政编码：100039 (免收邮资)

世界
文学
文库



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

第八卷 米 佳

一 库兹马·萨姆索诺夫

格鲁申卡飞奔似的进入新的生活里的时候，叮嘱阿廖沙向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转达她的最后的问候，请他永远记住她那一小时对他的爱。但是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对她现在出现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时他正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纷扰和忙乱中。近两天来，他的心情七上八下，理不出个头绪来，就像他以后所回忆的，简直差一点要得脑膜炎了。阿廖沙昨天上午没有能够找到他，伊万哥哥当天也没有得以在酒店里跟他见面。他所住的小房子的房东严格遵照他的嘱咐，对谁也不说出他的行踪。在这两天里，他像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一气，就像后来他自己所说的，“在和命运搏斗，要找出一条生路来”，他甚至为着一桩急事到城外去了好几个小时，尽管他非常不愿意离开城里，因为一分钟也不想让格鲁申卡脱离他的监视。这一切情况，我们以后都会用文件形式作个非常详细的交代，目前我们只想先具体地说一说在他一生中最痛心的两天里所发生的最必要讲的一些事情，因为在那之后紧接着就突然出现了他命运中的可怕的惨剧。

格鲁申卡虽然诚心诚意地真心爱过他一小时，这的确是事实，但与此同时，她有时折磨起他来也够狠心、够残酷无情的了。这里最主要的是，他一点也摸不透她的真正心思，他软硬兼施的办法都用了，也无济于事。她不但没有上勾，反而大为气恼，完全不理睬他了，这一点他当时心里也明白。他当时确切地猜想到了，她内心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情是那么犹豫不决，想下某种决心，又拿不定主意。因此他不无根据地、又心怀恐惧地猜想，她有时一定是憎恶他和他那炙热的爱。事实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不过格鲁申卡究竟为什么那么烦恼，他始终摸不着头绪。就他自己来

说,他所苦恼的全部问题在于她做何种选择了:“究竟是选中他米佳呢,还是选中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说到这里,必须顺便明确一个确切的事实,他深信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一定会向格鲁申卡提出(说不定已经提出)要正式娶她,他压根儿不相信这老色鬼会指望只花三千卢布就了结这件事。米佳深知格鲁申卡和她的性格,所以得出了这个结论。正因为如此,他有时候觉得格鲁申卡之所以会产生这全部痛苦和迟疑不决的心情,原因就在于她不知道应该选择谁,选择谁对于她更为有利。至于那位“军官”快要回来一事,说也奇怪,在那些日子里他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可是格鲁申卡一生中命运所系的人,她正心情异常激动和恐惧地等待着他的来临。诚然,格鲁申卡最近几天对此事讳莫如深,绝口不谈。不过他完全知道她在一个月以前收到过她那冤家的一封信,那是她亲口跟他说的,而且多少知道信里写的内容。当时格鲁申卡正在气头上,就把这封信给他看了。但是叫她吃惊的是,他几乎一点儿不重视这封信。这原因很难说清楚,也许是因为他为了这个女人正跟亲生父亲明争暗斗,这件事太丑恶可怕了,以至于压倒了一切,他简直无法设想有比这更为可怕、更为危险的事了,起码在当时来说是如此。对于她的那位失踪了五年、现在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钻了出来的未婚夫,他甚至压根儿不能相信,而尤其不能相信的是他很快就要来到这儿了。再说,米佳看到的那位“军官”的第一封信里,讲这位新情敌要回来的那些话写得含糊其辞。这封信通篇含含糊糊,辞藻浮夸,充满多情善感的话语。应该指出的是,那次格鲁申卡给他看信时掩住了最后几行字,而他看到的那几行字里关于那位军官回来的话说得就比较确定。而且米佳后来还想起来过,当时他似乎看到格鲁申卡脸上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几分瞧不起那封从西伯利亚来的信的高傲神情。以后,格鲁申卡和他这位新情敌进一步联系的一切情况,她就再也没有对米佳提起过。因此他渐渐地、甚至完完全全地把这位军官忘到脑后了。他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管会有什么变化,他和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日益临近的最后冲突已经迫在眉睫,应该先于其他一切事情首先获得解决。他随时都在提心吊胆

地期待着格鲁申卡作出决定，而且一直相信她会心血来潮地突然作出这个决定。她会突然对他说：“你娶我吧，我永远是你的了。”于是一切就此了结。他会赶紧挽着她的手，立刻带她到天涯海角去。啊，立刻带她走，走得越远越好，即使不到天涯海角去，也要到俄罗斯的最边远地方去，在那里和她结婚，*incognito*^①地住下来，从此让任何人，无论是这里的人，还是那里的人，还是任何别的地方的人，都无从知道他们的情况。到那时候，啊，到那时候，他们就会一下子过上崭新的生活了！过上与此不同的、焕然一新的、“一心为善”的生活了，（“一定是一心为善的，一定是一心为善的！”）这一点是他时时刻刻发狂地幻想着的。他渴望着这样的复活和新生。他过去甘心情愿地陷进去的那个污秽的泥潭，已经令他憋得喘不过气来了。他跟很多处境相同的人一样，最相信改变一下环境的意义。只要不是这些人了，只要不是这个环境了，只要离开了这个可诅咒的地方，那么一切就将复活了，一切就将获得新生了！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这也是他梦寐以求的。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第一种解决方式，是一种圆满的解决方式。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式，那将导致一种非常可怕的结局。她也可能忽然对他说：“你走吧，我刚才和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商定了，我要嫁给他，不需要你了。”要是那时候，……要是那时候……可是米佳不会知道那时候该怎么办了，直到最后一刻他也不会知道该怎么办，这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也并没有产生要犯罪的念头。他只是一边监视着对方，侦探对方的举动，一边自己苦恼着，不过他所指望的还是他的命运能得到第一种结局，即圆满的结局。他甚至把一切别的念头从脑海中驱赶掉了。然而也是在这里，他又出现了另外一种苦恼，完全不同的一种苦恼，他想到了另外一种全新的、与此不相干的，却又是事关重大而又无法解决的情况。

具体说就是，如果她对他说：“我是你的，你把我带走吧！”那么，怎么把她带走呢？他哪来的钱，哪来的费用呢？多少年来一直

① 意大利语：隐姓埋名。

是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给了他一笔钱，他从这笔钱里陆续支出生活费用，而这笔钱恰巧在这时候全部支完了。自然喽，格鲁申卡也有钱，但在这个问题上，米佳突然可怕地变得高傲起来。他这是要自己把她带走，要用自己的钱和她过起新的生活来，他可不愿意用她的钱啊，他甚至压根儿不愿意用她的钱，一想到要用她的钱就感到痛苦，感到不是滋味。这事我不想在这里加以渲染，不想进行分析，而只是想指出，这是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他的这种心理状态也可能是间接产生的，因为他像小偷似的占用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一笔钱，因而下意识地感到良心上隐隐作痛，“已经在一个女人面前做了卑鄙小人，怎么能立刻又在另一个女人面前做卑鄙小人，”他当时这样想，这是他以后承认的，“再说，要是格鲁申卡知道了，她是不会再要我这样的卑鄙小人的。”那么，又能到哪儿去筹这笔款子，到哪里去搞到这要命的钱呢？要是搞不到的话，一切都要落空的，什么事都办不成的，“惟一的原因就是没有钱啊，唉，真丢脸呀！”

我得先交代一下，问题就在于，说不定他知道到哪儿去搞这笔钱，说不定他知道什么地方正现成地放着这笔钱。这里我就不想细说了，因为以后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不过他最大的难处究竟在哪里，这一点我还得交代一下，尽管不见得能交代清楚。他的最大的难处就是，为了去拿这笔正在什么地方放着的现成款子，而且理直气壮地去取用它，必须先把三千卢布还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然的话，“我就成了一个小偷，一个卑鄙小人，而我不准备作为一个卑鄙小人去开始过新生活的。”米佳作这样的决定。因此，他决心在必要的时候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来，但是无论如何也得首先把三千卢布还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他最终作出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也就是两天以前的那个晚上，在格鲁申卡侮辱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之后，他在大路上最后一次见到阿廖沙，从阿廖沙嘴里听到了这件事，这时他就承认他自己是一个卑鄙小人，还嘱咐阿廖沙把这话转告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听，“如果这多少能使她的难受心情减轻一些的话”。就在他和弟弟分手后的当天夜里，他是那么恼恨自己，简直

觉得就是去“谋财害命，也必须还清卡捷琳娜的这笔钱”。“我宁愿在我谋害、被我抢去钱的人面前成为凶手和强盗，宁愿使所有的人都把我看作这种人，宁愿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也不愿让卡捷琳娜有权说我背叛了她，偷了她的钱，并拿着她的钱同格鲁申卡一起逃跑，用她的钱过起一心为善的生活！我决不能这样！”米佳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道，一时间他真的感到自己非弄得患脑膜炎不可了。不过他目前还在继续进行思想斗争……

说也奇怪，看来，他一做出这样的决定，接着就肯定会感到失望，感到一筹莫展的。因为一下子从哪儿弄到这么大一笔钱呢，更何况他是这样的一个穷光蛋？然而当时他却始终抱着一种希望，认为这三千卢布是可以弄到的，认为这笔钱会自己跑到或者飞到他手里来，甚至从天上掉下来。不过，像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这样一类人的确总是异想天开的，因为他们一辈子只会任意花钱，挥霍所得的遗产，而对于怎样去赚钱，却一窍不通。前天他和阿廖沙分手之后，他脑海里立刻旋风般涌现出一大堆想入非非的念头，把他的脑子搅得天昏地暗。这样一来，他就首先采取了一个最最高奇的步骤。的确，也许正是这类人处于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最不可能、最不实际的事，在他们看来恰恰是必须首先去做，而且最有可能做得到的事。他忽然打定主意去找格鲁申卡的保护人——商人萨姆索诺夫，向他提一个“计划”，而且以这个“计划”为基础从他那里弄到全部所需的款子。从交易的眼光来看，他对于自己这个计划的价值是毫不怀疑的，他所担心的只是，要是萨姆索诺夫不愿意单单从交易角度看问题呢，会不会对他的这一不寻常的举动有什么看法呢。米佳跟这个商人虽然见过面，但并不熟悉，甚至没有跟他说过一次话。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断定，甚至早就断定，这个年迈的好色之徒现在已是奄奄一息了，如果格鲁申卡想以后清清白白地过日子，嫁给一个“靠得住的男人”，说不定他现在压根儿不会反对。不仅不会反对，而且自己就希望这样，只要一有恰当的机会，还会亲自玉成此事。不知是他听到了什么传闻呢，还是根据格鲁申卡某句话来猜测，他断定老人也许宁肯格鲁申卡嫁给他，而不是嫁给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也许，我们这部小说的许多读者会

觉得，从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这方面来说，他希望从女方的保护人手里把自己的新娘娶过来，而且还要得到他的帮助，他的头脑未免太简单了，心地未免太天真了。对于这一点，我只能说在米佳看来，格鲁申卡的过去已经完全结束了。她对她的过去抱着无限同情的态度，并且以他烈焰般的热情决定，只要格鲁申卡说一句她爱他，而且愿意嫁给他，那就会立刻出现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新格鲁申卡，而与她在一起，也会出现一个脱胎换骨的新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再也不会有任何劣行了，而只会一味行善了。他们两人就将互相宽恕，过起全新的生活来了。至于说到库兹马·萨姆索诺夫，那么他认为，他只是格鲁申卡过去一段已经结束的坎坷生活中的一个冤家对头，她从来没有爱过他，而且主要的是，他现在已经成了“过去”的人物，他的一生已经结束了，因此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他了。况且，米佳现在简直无法把他当做一个人看待了，因为城里大大小小的人全都知道，他现在只是一个浑身是病、卧床不起的废物，和格鲁申卡保持着的可以说只是父女般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是以前的那种关系了，而且早就是这样的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总而言之，在这方面米佳是非常憨厚的，因为他虽然行为有失检点，却是一个非常憨厚天真的人。正是由于憨厚天真，他竟深信老库兹马在准备去见上帝的时候，会为了他跟格鲁申卡过去的那段暧昧关系而深深地忏悔，因此现在对格鲁申卡来说，再没有比这位无害的老人更忠实的保护人和朋友了。

米佳和阿廖沙在野外谈过话之后，几乎一整夜都没有睡觉，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他就来到了萨姆索诺夫的寓所，请求接见他。这是一幢旧式楼房，阴森森的两层楼，占地很宽，与院子里的附属建筑物和一所厢房相连。楼下住着萨姆索诺夫的两个已经结婚的儿子和他们的家眷，以及自己的一位老姐姐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儿。厢房里住着他的两个管家，其中的一个是好多口子的一家人。他的子女也好，两个管家也好，所住的房屋都很拥挤，而老人却独自占用着楼上所有的房间，连照料他的女儿也不让进去住，而不得不在规定的时间内，或者在他随时叫唤下，一趟趟地从楼下往楼上跑，尽管她长期患着哮喘病。楼上有许多富丽堂皇的大房

间,里面摆设的全是商人式的旧家具,四周靠墙单调地摆着一长排一长排笨重的圈椅和红木椅,天花板下挂着蒙上布套的水晶吊灯,窗户之间的墙壁上镶嵌着一面面阴暗的玻璃镜子。所有这些房间全空着,没有住人,因为这位卧病的老人只蜷缩在一间小房间里——那是一间僻静的小卧室,服侍他的是一个头发上包着头巾的老女仆和一个“小家伙”,这小家伙平时总是坐在外屋的一个矮橱柜上伺候着。老人两腿浮肿,几乎完全不能行走,偶尔还能从圈椅上站起来,由老太婆架着两只胳膊,搀扶着在房间里走一两趟。他的一张脸总是那么严厉,甚至跟这老太婆也不说一两句话。当小家伙向他禀报说有一位“大尉”来拜访他时,他立刻吩咐说他不会客。但是米佳坚持要见他,小家伙再一次去禀报。库兹马·库兹米奇详细盘问小家伙:“那人什么样子?喝醉酒没有?是不是胡搅蛮缠?”小家伙回答说:“没喝酒,蛮清醒,就是不肯走。”老人又吩咐说去告诉他不见客。米佳早就料到了他会来这一手,随身带了纸和铅笔,于是拿出一张小纸片,工工整整地写了一行字:“有要事相商,跟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密切相关。”小家伙把这纸条送给了老人。老人考虑了一下,便吩咐小家伙把客人带到大厅里去,还打发老太婆到楼下叫他的小儿子马上也上来。他这小儿子高两俄尺十二俄寸(约等于1.95米),力大无比,没蓄胡须,穿一身德国式的服装(萨姆索诺夫则穿着俄罗斯式的长袍,而且蓄着胡须),他二话没说就立刻上来了。他们在父亲面前全都是提心吊胆的。父亲把这个大汉请上来,倒并不是怕那个大尉会怎么样,他可不是胆小如鼠之辈,而主要是万一出现什么情况,可以有一个见证人。他由小儿子和小家伙搀扶着,步履艰难地往大厅走去。可以想见,他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强烈好奇心的驱使。米佳在大厅里等候着,这大厅宽大阴郁,叫人感到烦闷,上下两排窗子,假大理石砌的墙壁,三架水晶大吊灯,全蒙着布套。米佳坐在门边一把小椅子上,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不知命运如何。老人从对面的那扇门里刚走进来,离米佳所坐的椅子还有十俄丈(21米多一点),米佳就突然跳了起来,迈着坚定的军人步伐三步并作两步地迎了上去。米佳穿戴体面,常礼服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手拿圆筒礼帽,手上戴着黑

手套，那情景跟三天前在修道院长老那里，同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和两个兄弟见面时一模一样。老人站在那里，神情傲慢而严厉地等着他走过去。米佳一下子就感觉到，在他走过去的时候，老人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叫米佳大吃一惊的还有，库兹马·库兹米奇的那张脸近来浮肿得非常厉害，他那本来就很肥厚的下嘴唇，现在简直像一块搭拉下来的烙饼了。他对着客人神气十足地、同时默不作声地躬了躬身，指了指长沙发旁边的圈椅，叫米佳坐下，自己则倚靠在儿子的手臂上，痛苦地哼了几声，慢吞吞地往米佳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去。米佳看到他那么痛苦、那么费力的情景，心里立刻感到懊悔和惭愧，觉得真不该来打扰眼前的这位庄重人物，而且自己在他面前又是显得多么猥琐卑微。

“先生，您找我，有何贵干？”坐下来之后，老人终于慢吞吞地说道，一字一顿，神态严厉，但还客气。

米佳哆嗦了一下，刚要跃身站起来，但又坐住了。接着就立刻大声说起话来，说得那么快，又那么神经质，手舞足蹈，简直就像发了狂似的。很明显，这个人已经走投无路，濒临绝境了，正在寻找最后的出路，要是找不到，说不定要投河自尽了。想必老人一下子就看透了他的处境，尽管他的脸上还是那么冷冰冰的，像木头人那样一点不动声色。

“最尊贵的库兹马·库兹米奇，您大概已经不只一次地听到过我跟家父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之间的冲突了，他侵吞了我母亲给我留下的遗产……这件事全城都在纷纷议论……因为这里的人就是喜欢议论不该议论的事情……此外，您也可能从格鲁申卡嘴里听说过……对不起，我说的是从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嘴里……我万分尊敬的阿格拉费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米佳这样语无伦次地讲了起来。不过我们不想逐词逐句引用他的原话，只是把大意介绍一下。据他说，事情是这样的，三个月以前米佳故意询问过省城里的一位律师（他用的就是“故意”，而不是“特意”），“那是一位有名的律师，大名叫巴维尔·巴夫洛维奇·柯尔涅波洛多夫，库兹马·库兹米奇，您想必听说过吧？长着宽宽的额头，几乎像国务活动家那样聪明……他也认识您……很称赞

您……”米佳又语无伦次了。但是他并没就此住口，他立刻跳过后面的话头，竭力往下说。他说，正是那位柯尔涅波洛多夫先生，他在详细盘问并研究了米佳所能提供的各项文件之后（关于文件的情况米佳说得很含糊，一语带过），认为契尔马什尼亚庄园本来是母亲给他的遗产，理应属于他，的确可以打官司，给这老混蛋来个措手不及……“因为世界上的门不都是紧紧关着的，法律总可以找出漏洞来。”他说，总而言之，可望从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那里得到六千卢布的补偿，甚至还可能是七千卢布，因为无论如何契尔马什尼亚至少要值两万五千卢布，甚至值两万八也说不定，“甚至值三万，是三万啊，库兹马·库兹米奇，您想一想，我从这个心狠手辣的人手里拿到的还不到一万七千呢！……”他说，但是当时我——米佳——没有去打这场官司，因为我不懂法律，可来到这里之后，他却提出了反控，把我弄得晕头转向（说到这里，米佳又语无伦次了，又一语带过），因此，最尊敬的库兹马·库兹米奇，您可否接受我转让给您的对这恶棍的一切权利，您只要付给我三千卢布就可以了……在这件事情上您决不会吃亏的，我用我的名誉来担保，相反，您用这三千卢布能赚到六千卢布……重要的是，这件事“最好在今天”就办妥。“我可以找公证人，是这么叫的吧，或是用别的办法办理……一句话，您要我怎样办我就怎样办，要我立什么字据我就立什么字据，我也可以在您要求的任何字据上签字……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立个字据，只要有这个可能，今天早晨立也行……您把这三千卢布付给我就行……因为这城里您是最有钱的人了……这样一来，您还救了我，免得我……总之，救了我这个可怜的人，可以说，可以让我去做一件最高尚的事，一件最最崇高的事了……因为我对一位女士有着最最高尚的感情，您是最了解这位女士的，而且给了她慈父般的照顾。如果您对她不是像慈父那样关怀备至，我也就不会到您这里来了。而且，如果您想知道的话，这里有三个人碰撞到一起来了，因为命运真是个可怕的东西啊，库兹马·库兹米奇！我们要面对现实，库兹马·库兹米奇，只能面对现实啊！由于您早就不应该算数了，所以照我的说法，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也许我说得不恰当，可我并非文学家呀。那就是说

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那个混蛋。现在就请您选择吧，是选上我呢，还是选上那个混蛋？现在一切都捏在您的手心里——三个人的命运，只能有两种选择……对不起，我说得不清楚，不过您明白我的意思……我从您的叫人尊敬的眼神里，看得出您明白我的意思……要是不明白，我今天就得投河自尽了！肯定是这样！”

米佳用“肯定是这样”这几个字中止了他的这一席奇谈怪论，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等着对他这一愚蠢的建议作出答复。最后一句一出口，他忽然绝望地感到一切都完蛋了，而主要的是，他居然胡说八道起来，这真是可怕。“说也奇怪，往这里来的时候，一切都似乎很有道理，而现在听来竟是胡说八道！”他那绝望的脑子里突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在他说这席话的时候，老人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用一种冷冰冰的神情瞧着他。他急不可耐地等了约莫一分钟，这时库兹马·库兹米奇才用非常坚决的、冷若冰霜的语气说道：

“对不起，我们不做这种买卖。”

米佳忽然感到，他的两腿都软了。

“那我现在怎么办，库兹马·库兹米奇？”他脸色刷白，苦笑着说：“您看，我这不就完了？”

“对不起，先生……”

米佳一直愣愣地站着，瞪大两只眼睛看着对方，忽然发觉老人脸上有块肌肉动了动，他不由得哆嗦一下。

“您瞧，先生，这种买卖我们做不了，”老人慢吞吞地说道，“打官司，请律师，一大堆事情，烦死人了！要是您愿意，这里倒有一个人，您不妨去找找他……”

“天哪！有这个人就好了！您真是救了我，库兹马·库兹米奇。”米佳突然喃喃地说道。

“此人不是本地人，而且，现在也不在这里。他原先是个庄稼人，做木材生意，外号叫‘暗探’。他想买你们的那片切尔马什尼亚的树林子，同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谈了已经有一年了，在价钱上一直谈不妥，说不定您听说了吧。这会儿他刚好又来了，现在就住在伊利英斯克村的那位神父家里，那儿离伏洛维耶车站大概是十

二俄里吧。他为了树林子的事，还给我写过信，叫我给他出出主意。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还想亲自到他那儿去谈呢。要是您能赶在费奥多尔·帕夫洛维奇的前头，把您刚才跟我说的事情向‘暗探’提出来，那么也许他……”

“这主意太好了！”米佳兴高采烈地打断他的话说道，“正是他，这正好对他有利！他正好在讨价还价，人家给他出的价钱很高，可现在那片地的产权文书要是能突然落到他手里呢，哈，哈，哈！”米佳忽然发出一阵短促的干笑声，这笑声完全出乎萨姆索诺夫意料，简直吓得他脑袋都哆嗦了一下。

“我该怎么感谢您呢，库兹马·库兹米奇。”米佳热情洋溢地说。

“不用谢，您呀。”萨姆索诺夫低下了头。

“但是您还不知道，您这是救了我呀，噢，我早就有一种预感，所以跑来找您……这样吧，我就去找那位神父！”

“不用感谢我，您呀。”

“我赶紧去，插翅飞去。您身体不好，还叫您这么劳神。我一辈子忘不了您，我是作为一个俄国人对您说这话的，库兹马·库兹米奇，一个俄国人呀！”

“就这样吧，您呀。”

米佳紧紧地握住老人的手，正准备摇晃它两下，但是老人的眼里忽然流露出一种狠毒的神情。米佳把手缩了回来，但立刻又责备自己疑心太重了。“他这是太累了……”他脑海里闪过这样的念头。

“为了她，为了她呀，库兹马·库兹米奇！这您明白，是为了她呀！”他忽然大声嚷道，声音响彻整个大厅，接着鞠了一躬，便猛然转过身，仍旧迈着那种特大的步子，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他是那样兴高采烈，浑身都颤动起来。“眼看山穷水尽走到绝路了，忽然出来一个守护天使救了我！”他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这位老人多么干练啊！（是位最最高尚的老者了，多么气派！）既然是像他那样干练的人指明了道路，那么……那么肯定马到成功了。现在立刻插翅般地赶去。天黑前就赶回来，哪怕深夜赶回来也行，那时事情就已经办妥了。难道老人还能拿我开玩笑不成？”米佳在回寓